

论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历史逻辑

胡帆, 胡晓梅

(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有其特定的形成和发展逻辑。关注和剖析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原因、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提供科学的历史基础和本真意义的解释。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 理论渊源; 发展历程

DOI: 10.3969/j.issn.1674-5035.2018.01.011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18)01-0065-05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人”, 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宗旨, 否定资产阶级虚伪慈善的行径, 批判地革新传统慈善观, 最终形成了科学的慈善观。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 我们应该考察它形成的历史逻辑, 特别要从哲学世界观变革的根基处考察。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说明慈善的本质, 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慈善的本真意义, 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的理论源头。

一、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背景及原因

(一)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的产生与欧洲各国深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分不开, 特别是与基督教文化氛围分不开。文艺复兴开始之后, 在以宗教名义进行专制统治的德国封建小城邦, 宗教文化氛围非常浓重, 宗教精神基本上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出生在德国的莱茵省, 深受基督教在社会和精神统治方面的影响。此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出生在犹太教世家和信仰基督教的大家庭, 受

过严格的宗教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的产生与德国宗教批判的氛围分不开。宗教批判反封建、反神权, 倡导人学^[1]。受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 新兴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等口号, 对宗教的统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使宗教的控制力逐渐减弱, 世俗化逐渐加强。尤其在德国, 改革以宗教为统领, 出台宽容政策, 倡导自由的宗教氛围。19世纪前后, 康德、黑格尔、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思想家以人为出发点, 对基督教进行批判, 试图使宗教世俗化, 将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受此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走出有神论的主宰, 加入宗教批判行列, 认为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最终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的产生与现实社会中工人的生活状况分不开。英国不但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教会主办的慈善基金会, 而且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 对多种慈善行为进行了规范。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 英国议会通过了新济贫法。此法表面上是为了救济穷人, 实际上反映了资本家的虚伪慈善。救济对象所在的习艺所, 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劳动相当繁重, 被称为“巴士底狱”。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描述工人生活现状, 从剩余价值理论角度来论证、批判和揭露资本家的虚伪慈善, 尝试以否定的态度揭示真正的慈善。

(二)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原因

1. 资本积累是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经济条件

18世纪60年代始, 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收稿日期: 2017-10-02

作者简介: 胡帆(1976-), 男, 湖南永州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空间布局研究”(编号: 16A061)、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项目“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研究”(编号: 15C27)的阶段性成果。

工业革命兴起,它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比以往任何制度更能产生巨大生产力的制度,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资本的积累使社会财富迅速地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却日益沦为资本家剥削的工具,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系生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方面是资本家积累起巨额资本,另一方面是工人家庭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贫困。由此造成的结果,马克思这样写道“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369}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论述了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认为资本家开展慈善活动的目的是资本再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家慈善的批判由此展开,他们同时也呼唤着工人阶级之间真正慈善事业的开展。

2. 慈善事业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现实依据

12世纪至13世纪,英国出现了由教会主办的慈善基金会,这是慈善组织的雏形。1601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慈善用途法》。18世纪,因为英国慈善活动空前活跃而被称为慈善时代,有关慈善的词语也频频出现。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期,英国议会通过了修正的济贫法。新济贫法废除了传统的济贫制度,缩小了救济对象。这个时期,资本家用资本的交际费用,举办各种慈善晚会,开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举办的各类慈善活动,实质上是资本家维持社会地位、赚得社会荣誉和扩大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恩格斯说道“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它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要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4]484}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慈善事业的主体——慈善家多冠以“虚伪”“欺骗”“借口”等字眼,使得“慈善”两个字已成为对资本家的讽刺称呼。

3.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阶级基础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成

因的问题上,我们应当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结合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酷斗争,正确认识他们对资产阶级慈善活动的批判,从而正确理解他们对慈善的论述。身处激烈阶级斗争环境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者,他们始终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搏斗,二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5]。在某些情况下,虽然资产阶级会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一定救助,但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危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会露出本来面目。资产阶级一贯打着和平、博爱的幌子对工人进行布施,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会对工人阶级有利。小资产阶级分子则从慈善、博爱等抽象人性论出发,企图用它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因此,揭露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 宗教思想中的慈善

欧洲各国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特别是信仰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而犹太教的一条重要教义是相信无形永恒的上帝,愿所有人行公义、好怜悯,每个人受到尊敬的对待。早期的基督教包括使徒时期和教父时期。生于罗马帝国的奥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称基督教为“真正的哲学”^{[6]108}。康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把宗教归结为道德的理性宗教,认为正是因为人性的堕落,人才需要皈依。康德把宗教的皈依解释为从自发到自觉的道德转变。基督教教义中蕴含了博爱、利他、同情和济世等思想,宣扬普世思想、罪富说。比如,《圣经》中提到要“爱人如己”。马克思生于犹太教世家,恩格斯生于信仰基督教的家族,都受到了家庭宗教氛围的熏陶,由此形成了初步的朴素的慈善思想。

(二) 西方伦理思想中的慈善

西方伦理思想是各种道德学说、观点和理论的总称。它发源于古希腊,在西欧、北美演变和发展。至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产生时期,西方伦理思想已经历了五个阶段,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内容包括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中世纪神学伦理思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伦理思想、西方近代伦理思想和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等。古代伦理学说强调实现个人价值,追求现世幸福,提倡人要理性自律;中世纪神学伦理思想倡导上帝意志、禁欲、仁爱;西方近代伦理思想注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注意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西方伦理思想涉及的问题广,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德的概念、起源、本质、内容、分类和价值分析等。它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利他主义、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仁爱等积极的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慈善思想的来源。

(三)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慈善

德国古典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试图把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成运动的、发展的,并努力追究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部联系。黑格尔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宣扬绝对精神,把外化了的精神史分为伦理、教化和道德等三个阶段。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的形成有积极意义。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提出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它不依赖于人的观念而存在。费尔巴哈还提出“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和“爱的宗教”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和爱的三位一体。费尔巴哈最推崇爱,把爱当作人类本质的核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达到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统一。在特定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不分性别、不分等级的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爱是持肯定态度的。

(四)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慈善

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具有同资本主义旧制度决裂的勇气、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努力奋斗的善良愿望。傅立叶关爱弱者和贫困者,倡导在城市居民中广泛实施公共救济。在欧文的模范移民区,人们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警察、刑事法庭、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消失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中积极的成分被马克思、恩格斯借鉴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了展望: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公有制,生活资料按需分配,慈善事业将由社会共同

体自觉承担,面向所有人民群众;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将不复存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将是最大的慈善。

三、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的发展历程

(一) 萌芽于宗教世界观阶段

1818年,马克思生于德国特利尔城的一个犹太教世家。特利尔城曾经划归法国,受法国大革命时期言论自由和博爱思想影响颇深,城市到处笼罩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中。在法国大革命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父亲放弃犹太教传统,转而信仰了基督教。特利尔城贫困人口多,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靠公共救济生活。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居民中盛行,威斯特华伦曾向马克思介绍过圣西门的学说和事业。受此影响,马克思从小就充满了博爱之心和对弱者的同情心。中学时代,马克思有一篇关于宗教的作文,证明过好善的热情是人的神性这一观点。在中学的毕业论文里,马克思表达了为人类利益服务的志向。1820年,恩格斯生于德国巴门市。恩格斯的家庭宗教氛围更是浓厚。恩格斯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子女实行严苛的宗教教育;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德国宗教传统和家庭宗教氛围都影响着恩格斯。17岁就辍学学习的恩格斯,曾被德国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潮吸引,对基督教的感情比较淡薄。这种淡薄体现在恩格斯19岁时发表的《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恩格斯揭露宗教虔诚主义的黑暗,认为宗教宣扬的宿命论是一种荒诞无稽的先定学说,其实质是为资本家的剥削罪行开脱,并意欲扼杀工人的自主精神。这篇文章也表达了恩格斯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爱,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

(二) 发展于理性世界观阶段

大学期间,马克思将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和历史方面。马克思曾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马克思钻研黑格尔哲学体系,逐渐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用辩证理性来改变世界的观点充满激情。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把主观理性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基础,用辩证理性来观察市民社会和国家,而不再诉诸神灵。马克思在论文里表达的哲学高于神学的立场,并不被当时反黑格尔的教授们所

接受,因此马克思的论文审查经历了一点波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遇到了“林木盗窃问题”和“葡萄收成问题”,并据此写文章为穷人辩护。为了寻求穷苦百姓的解放出路,马克思开始研究市民社会,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从空洞、脱离实际的国家概念出发,从而逐步走上唯物主义思想道路。青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接触黑格尔思辨哲学。恩格斯关注历史发展的客观唯心主义,把它跟民主运动的内在要求相结合。在此期间,谢林为迎合普鲁士国王的需要,宣扬所谓“天启哲学”。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和无神论的理论武器,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进行批判,认为谢林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说辞。此外,恩格斯还注重对黑格尔关于理性和现实关系的辩证理解,并引出实践的结论。恩格斯在肯定黑格尔哲学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保守性的一面。

(三) 形成于人本主义世界观阶段

1843年,马克思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表明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颠倒的世界观,并探索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7]19}的观点,说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通过研究历史发现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经济学对于宗教和政治的决定作用。通过对普鲁东、赫斯和恩格斯作品的解读,马克思坚定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决心。马克思受人本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存在,人的社会关系是“类”的共同体关系,而现存私有财产和私利行为带来的贫穷和苦难,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只有超越一切私利的善行,才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这一时期,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出发,探索一切社会行为存在的社会基础。费尔巴哈对宗教本质的揭示,给了恩格斯重要启示,是恩格斯从黑格尔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一环。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发现物质利益的作用在英国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通过对英国社会运动的反思,恩格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指认,同时,理论立场也在转变。这个时期,恩格斯加深了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认识,研究了西欧主要国家

的社会情况、共产主义的各种学说。恩格斯对现实和理论的认识,表明他已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转变。

(四) 完善于唯物史观阶段

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地解读政治经济学得出:抽象的人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真正基础,也不能对现实世界作出科学解释。从这一原则出发,既不能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社会现实条件,也不能解释包括慈善行为在内的一切德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的逻辑起点,阐明了唯物史观,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慈善观提供了本真意义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这样两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础之上发生着思想、道德和法等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考察慈善发展的历史,考察慈善的性质、功能和社会地位,发现这些都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现慈善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历史性和差异性。慈善作为一种道德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的前提,能改变的是这一制度的分配结果^[8]。慈善是基于社会道德行为的再分配行为,是阶级对抗社会的平衡器,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因此,只有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出发,才能揭示慈善的本质。

四、结 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形成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慈善观。从阶级属性层面来讲,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不同于资产阶级慈善观。资产阶级慈善是资本化的资本家通过施舍小恩小惠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最终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虚伪慈善。马克思恩格斯褒扬和肯定的慈善是无产阶级慈善,是工人阶级无私地对同自己一样命运多舛的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真诚慈善。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讲,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慈善观。资

本主义社会的慈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按资分配的社会条件下,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工具的慈善。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慈善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用以作为扶弱济困的慈善。从参与主体层面来讲,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慈善不是贵族、私人团体参与的慈善,而是工人阶级参与的慈善。贵族、私人团体参与的慈善是面善口惠的资产者打着公道、正义、博爱的幌子来满足自己得利和消遣的慈善,服务对象仍是他们自己。工人阶级参与的慈善是工人阶级自觉承担扶贫济困、救孤助残等社会基本功能,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慈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批判了虚伪的、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慈善,矫正了资产阶级慈善家消遣、赚取社会荣誉式的慈善,教育人们回归

到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慈善。

参考文献:

- [1] 潘乾.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3] 靳环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慈善事业观的演变探讨 [J]. 商业时代, 2008(26): 127-128.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楼慧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在慈善研究中的集体失语及其分析 [J]. 人文杂志, 2009(2): 8-14.
- [6]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7]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8] 任平. 论马克思主义慈善观 [J]. 学术研究, 2010(5): 9-15.

On Historical Logic Formed by Marx and Engels's View of Charity

HU Fan, HU Xiaomei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view of charity has its specific logic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focusing on and analyzing its background, causes, theoretical origin and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e can scientifically provide the historical basi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Marxism theory of charity.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view of charity; theoretical origi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王治涛)

(上接第8页)

New Comment on Location of Ruins of *Sole Paradise*

MA Zhengbiao¹, WANG Zhitao²

(1. Bureau of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Luolong District, Luoyang 471023,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of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By analys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and relative record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ruins of the *Sole Paradise* is not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Yi River of Simajie village of Zhuge Town, Yibin District of Luoyang, but in the south of Luo River of Zunxianfang, now Shiziqiao village of Anle Town, Luolong District of Luoyang. The paper also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the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mistakenly believes that the ruins of the *Sole Paradise* should be in Simajie village, and that they have misunderstood and misbelieved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Key words: SIMA Guang; *Sole Paradise*; location; Zunxianfang; Shiziqiao village; Simajie village; Luo River; Yi River

(责任编辑 王治涛)